



# 論生物科學的現狀

李森科著  
新華書店發行



# 論生物科學的現狀

李 森 科 著  
曹毅風・劉羣合譯

新華書店發行

書號：0689

## 論生物科學的現狀

---

著 者 李 森 科  
譯 者 曹 穎 風 · 劉 瑪  
發 行 者 新 華 书 屋  
印 刷 者 新 華 印 刷 廠  
(漢口洞庭街100號)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中南第一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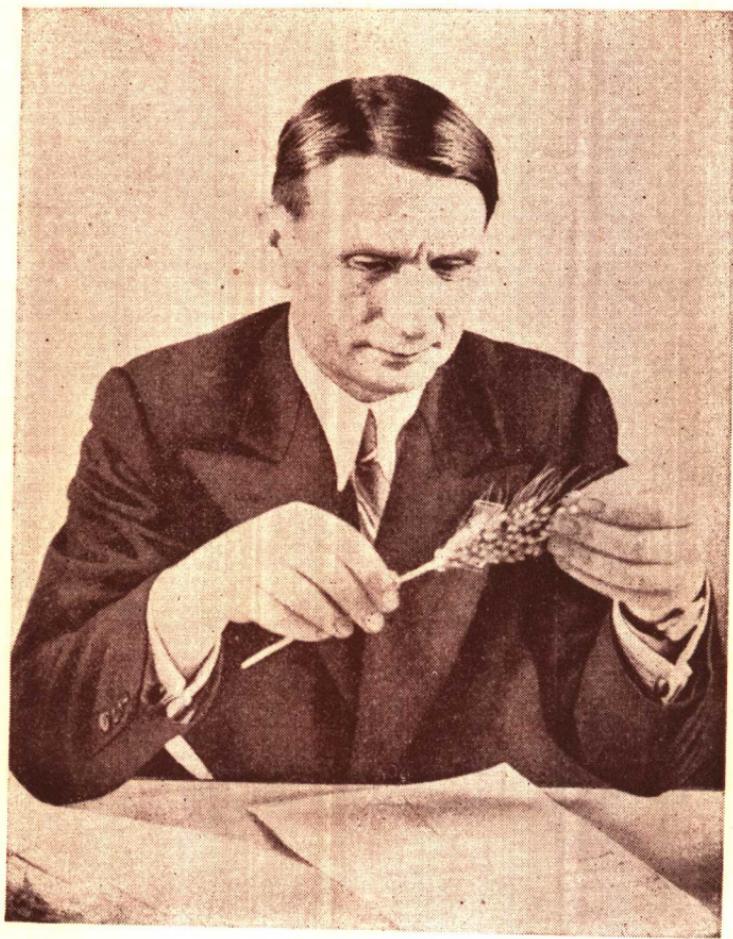
1—4,000(漢) 基本定價(甲) 4.80  
(依據北京一九五〇年十月初版版本重印)

一九四八年七月三十一日——八月七日在莫斯科舉行了列寧全蘇農業科學院會議。

這次大會是『蘇聯生物科學和農業科學部門全體工作者的偉大節日』（李森科語），參加這次大會的有七百多院士，農業研究院，農業實驗場的科學工作者，農業大學教授，農業學家，畜產學家。其中有四十七名科學院院士。

會議在聽取了李森科院士的『論生物科學的現狀』的報告之後，進行了熱烈的，原則性的辯論。在九次會議中共有五十六名農業學者和實際工作者發言。

聯共（布）中央審查並批准了李森科院士的報告。



H. M. Steer

## 李森科小傳

特洛菲·德尼索維奇·李森科，於一八九八年九月三十日誕生在烏克蘭，波爾塔瓦，卡爾洛夫村的一個農民底家裏。當一九一三年從兩級鄉村小學畢業後，李森科即考入波爾塔瓦初級農業學校，後又入烏曼園藝中學校，一九二五年畢業於基輔農業專門學校。

李森科在學生時代，就開始了生物科學的實際研究工作：一九二二年李森科曾服務於烏克蘭的科拉西·采爾科夫選種站，一年後發表了第一次的科學論文。二十七年來，經過長期的努力鑽研和創造，李森科已發表了二百多種科學著作。

一九三四年李森科當選為烏克蘭科學院院士，一九三五年被選為列寧全蘇農業科學

院院士，一九三八年任列寧全蘇農業科學院主席，直到現在。一九三九年當選為蘇聯科學院院士。另外，李森科以自己的優異的科學貢獻取得了農學博士的學位，兩次獲得了列寧勳章，一次獲得紅旗勳章，三次獲得斯大林獎金。

李森科及其所領導的米邱林科學路線，受到了聯共黨與蘇聯政府的深切關懷和蘇聯人民無比的信任。

李森科不僅是一位出色的科學家，而且還是一位積極的社會政治活動家。他是最高蘇維埃的代表，又是蘇聯最高蘇維埃聯邦院的副主席。

由於豐富了米邱林科學和發展了蘇聯農業經濟的特殊功勳，李森科獲得了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的光榮稱號。

李森科和一切米邱林派生物學者，認為遺傳性不過是生物要求適合於自己的生存發展底生活條件底一種特性。因此，通過改變生物底生活條件的方法，完全有可能改變生物的品種。

李森科所創造的植物階段發展論，是二十世紀生物科學界的最重要的貢獻。根據這

一理論底原則，李森科明確指出了一條研究生物遺傳性底康莊大道。李森科的植物階段發展論告訴我們，植物品種變異，是由漸變到突變的過程，而這一過程的大小久暫完全是由適應生物生存發展的生活條件來決定的。李森科正是根據這一論點創造了有計劃地改變生物特性（遺傳性）的理論。

李森科的植物階段發展理論，成爲蘇聯農業經濟普遍的指導方法，特別是穀物、馬鈴薯、糖蘿蔔及其他農作物的春種化，使集體農場及國營農場額外多交給國家幾千萬噸糧食及各種農作物。一九四〇年在全蘇集體農場有一千四百萬公頃土地，種上了春種化的農作物。李森科創造了在西伯利亞種植冬種小麥的方法，這對於西伯利亞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有極重要的意義。在偉大愛國戰爭時期，以李森科爲首的蘇聯農業生物學界，在增加糧食生產，支援戰爭方面，有過巨大的貢獻。馬鈴薯種植方法的改造——即採取選種及祇種帶有鱗芽的頂端部分的方法——爲國家節省了成千萬噸的馬鈴薯，並保證了馬鈴薯的優良品種。

一九四八年八月，李森科在列寧全蘇農業科學院會議上的報告，澈底粉碎了門得

爾——莫爾根反動學說，宣佈了米邱林科學的完全勝利。

## 目 錄

### 論生物科學的現狀

一 生物科學——農業學底基礎	一
二 生物學史——思想鬥爭的歷史	二
三 兩個世界——生物學上的兩種觀念形態	三
四 門得爾——莫爾根學說的煩瑣哲學	四
五 關於「遺傳質」學說中的不可知論	五
六 莫爾根——門得爾學派的空虛	六
七 米邱林學說——科學的生物學底基礎	七
八 用米邱林學說教育年輕的蘇維埃生物學幹部	八
九 爲創造性的科學的生物學而鬥爭	九

結論

附錄

列寧全蘇農業科學院會議關於科學院院士李森科的報告『論生物科學的現狀』的決議

全蘇科學院主席團關於科學院各院校生物科學的目前情況及其任務的決議

列寧全蘇農業科學院會議向斯大林同志致敬的信

譯者後記

## 論生物科學的現狀

### 一 生物科學——農業學底基礎

農業科學是研究一切生物——植物，動物，微生物的科學。因此生物學法則的知識就構成了農業學的理論基礎。生物科學對生物界的生存與發展的規律發掘愈深，農業學即愈益與實際結合。

就其實質來說，農業學與生物學是不可分離的整體，談到農業學理論的時候——這就是說在談到植物，動物，微生物底生存和發展的已經發現與已經認識了的規律。生物科學知識方法論的現實水平，生物科學上關於植物體和動物體生存與發展法則

的情况，首先是晚近五十年來以遺傳學命名的生物科學底現實情況，對於我們的農業科學說來乃是最重要的實際意義的問題。

## 二 生物學史——思想鬥爭的歷史

在『物種起源論』一書裏詳盡闡發了的達爾文學說的出現，奠定了科學的生物學的基礎。

達爾文理論的指導思想是關於自然選擇與人工選擇（即自然淘汰與人爲淘汰——譯者）的學說。生物通過選擇對生物體有利的變異底道路，構成了與必然構成我們在生物界中經常看到的生物構造及其對生活條件的順應變化底適應性。達爾文以自己的選擇理論爲生物界的適應性做出了合理的解釋。他的選擇理論是合乎科學的，正確的。達爾文的選擇學說，就其內容來說乃是最普遍地吸取了在達爾文以前的許多世紀的農業與畜產業勞作者憑實際經驗創造出許多種動物和植物的新品種的經驗的結果。

達爾文在其科學的、正確的選擇理論中，通過實踐的棱鏡研究分析了自然科學家們所探求得來的無數事實，農業上的實驗給達爾文提供了一個這樣的物質基礎，使其能根據這一物質基礎創造了說明有機體結構適應性底真正原因的進化論，這是人類認識生物界的偉大成就。

根據恩格斯底判斷，人類對於自然界相互關係的過程的認識所以獲得了飛躍的進步，應歸功於下列三項偉大的發現：第一，由於發現了細胞，第二，由於發現了能的轉化，第三，『由於達爾文所首先提出的頗密合理的論證，指出現在在我們周圍的一切有機體包括人類在內，乃是為數不多的，起初為單細胞微生物底長期發展的結果，而這些微生物本身則又是由發生了化學變化後的原形質或蛋白質所形成的』（註二）。

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在對達爾文學說給以高度的評價的同時，也指出了達爾文所犯的錯誤，達爾文理論的基本論點無容置辯是唯物主義的，但同時却包括了一系列的嚴

（註二） 見恩格斯的『費爾巴哈論』。

重的錯誤。例如，最重大的一個錯誤是達爾文在自己的理論中引用了反動的馬爾薩斯的荒謬學說與唯物主義的基礎並列起來，在現時，這一錯誤更為反動的生物學者所加深了。

達爾文本人指出過他接受了馬爾薩斯理論的要點，關於這一點，他在自己的自傳上寫道：

『一八三八年十月，在我着手進行自己的有系統的研究工作的十五個月以後，我在消閒中讀完了馬爾薩斯的「人口論」。經過了長時期對動物和植物的生活形態的考察，我充分重視包羅萬象到處進行着的生存競爭的意義，因而我立即為這種思想所征服：即在生存競爭的情況下，對生物生存有益的變異必當保存而無益的變異必然被消滅，最後我終於獲得了一種在它的指導之下我得以繼續自己的工作的理論。』（註二）（着重點是我加的——李森科）

（註一）見『達爾文全集』，一九〇七年出版。

至今爲止，許多人還不瞭解達爾文把荒謬反動的馬爾薩斯人口論的要點移植到自己學說中來的這種錯誤，真正的生物科學家們不能够也不應該對達爾文的學說的錯誤的一面不聞不問了。

生物學家們應反復深思恩格斯的名言：

『達爾文關於生存競爭的全部學說——乃是霍布士（譯者註一）的一切人對一切人作戰的學說及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競爭學說同馬爾薩斯人口論由人類社會移到生物界的簡單而又簡單的搬運（譯者註二）。在要完了這一套把戲之後（我是駁斥這種把戲的無條件的正確性的，如在第一節特別是關於馬爾薩斯理論所已指出的），他們重新又把同一種理論由有

（譯者註一）霍布士——十六世紀英國哲學家，他認爲人性無善惡，有利的就是善，不利的就是惡，認爲人類是完全平等的，互相服從又互相對立，並引申出一種荒謬的結論說：「人人戰爭，反對人人是人類生存的常態。」周建人先生譯作「各人對一切人相戰」。

（譯者註二）馬爾薩斯「人口論」，馬爾薩斯是英國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他提倡一種理論設人口增加率爲幾何級數，食糧的增加率爲算術級數，這種理論的反動性主要在於認爲戰爭、貧困、飢餓等等都祇不過是人口增加的結果。

機物界搬到歷史上來，並即牢固地確信，彷彿已證實了這些理論乃是人類社會的永恆法則。這一技倆的幼稚無知是一目瞭然的，對此已不值得多費唇舌，不過，如果我要加以更詳盡地批判的話，那麼我將這樣說：這首先說明了他們是——糟糕的經濟學家，其次，他們是糟糕的自然科學家和哲學家。」（註二）

爲了達到宣傳自己的反動思想底目的，馬爾薩斯發明了一種煞有介事的自然法則，「這一法則——馬爾薩斯寫道——在於發現了在一切生物中存在着的生物的繁殖速度較生物本身所能掌握的食物的增加數量爲大的永恆不變的趨勢。」（註三）

每一個進步的達爾文主義者應該瞭解這一事實，即反動的馬爾薩斯學說的要點曾雖爲達爾文所採取，但它同達爾文手創的進化論底唯物主義的基礎是根本不相容的東西。不難看到，作爲偉大的自然科學家的達爾文，爲科學生物學立下了基石，創造了科學的新紀元，絕不會滿意於他所採用的、在事實上與生物界現象根本矛盾着的馬爾薩斯理論。

（註一）見「馬恩全集」，恩格斯致拉夫羅夫的信。

（註二）見馬爾薩斯的「人口法則實驗」。